

新安張潮輯

虞初新志

商務印書館藏版

原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屈。大都鉅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綴連篇。非不詳瞻。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權強哭不。咸烏足令。就奇攪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瀾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無。古之所無。忽為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豔異所載者為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為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猶是原本所撰述。盡撫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為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逼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續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悟。無端而欲。歌欲泣。誠符其真。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權強哭不。咸。鉅釘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

虞初新志 原敘

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遠觀而發曠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山來氏撰

謹按湯臨川虞初志原本未傳作者氏號。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為漢武帝小吏。黃乘輜悉訪天下異聞異事。蓋以是名其書也。山來又識。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魏叔子文集

大鐵椎傳魏叔子文集

徐霞客傳文津選本

秋聲詩自序文津選本

盛此公傳顧古堂集

湯琵琶傳四照堂集

小青傳

義猴傳會秋堂文集

卷二

柳敬亭傳梅村文集

汪十四傳屬樓集

武風子傳邵村雜記

記老神仙事邵村雜記

瑤宮花史小傳西堂雜編

九牛壩觀瓶戲記文叢

卷三

魏 禧冰叔

魏 禧冰叔

王思任季重

林嗣環鐵崖

周亮工滅齋

王猷定于一

失名

宋 曹射陵

吳偉業梅村

徐士俊野君

方亨咸邵村

方亨咸邵村

尤 侗展成

彭士望蓬生

馬伶傳壯悔堂集

顧玉川傳文叢選本

冒姬董小宛傳盤芝集

賣酒者傳魏叔子文集

一瓢子傳瀾園文集

宋連璧傳爽韻居集

卷四

義虎記文津選本

丁藥園外傳文叢選本

寄暢園聞歌記曼翁文集

陳小憐傳樊雅堂集

賣花老人傳新柳堂集

神鉞記諸阜廣志

焚琴子傳辟纒園文鈔

四氏子傳盤芝集

卷五

柳夫人小傳藏山集

換心記諸阜廣志

秦淮健兒傳笠翁一家

侯方域朝宗

曹 禾哦眉

張明弼公亮

魏 禧冰叔

嚴首昇平子

李煥章象先

王猷定于一

林 璐鹿菴

余 懷瀟心

杜 濬十泉

宗元鼎定九

徐 芳仲光

顧 彩天石

張明弼琴牧

徐 芳仲光

徐 芳仲光

李 漁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魏登堂集

魯顛傳 爲可堂集

林四娘記 振齋焚餘

乞者王翁傳 懸榻編

雷州盜記 諸鼎廣志

花隱道人傳 爲可堂集

卷六

張南垣傳 樵村文集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郭老僕墓誌銘 壯悔堂集

五人傳 街南文集

簫洞虛小傳 淵淵堂集

鬼孝子傳 會欣堂集

黃履莊小傳 奇器目略

卷七

書成三郎事 賴古堂集

紀周侍御事 大有奇書

姚江神燈記 爲可堂集

記盜手授鈔本

黃 始靜齋

朱一是 近修

林雲銘 西仲

徐 芳仲 光

徐 芳仲 光

逸 名

吳偉業 驥公

方 苞 望溪

侯方域 朝宗

吳肅公 晴巖

傅占衡

宋 曹射 陸

戴 榕 文昭

周卫亮 滅齋

陸次雲 雲士

朱一是 近修

楊衡 選聖 藻

化虎記 諸鼎廣志

義犬記 諸鼎廣志

奇女子傳 懸榻編

曲全節 義疏 鄧報

卷八

江石芸傳 強意堂稿

耕雲子傳 大蔭堂稿

吳孝子傳 魏叔子文集

李一足傳 四照堂集

王翠翹傳 手授鈔本

戴文進傳 陳苑文鈔

髯樵傳 手授鈔本

趙希乾傳 手授鈔本

萬夫雄打虎傳 手授鈔本

卷九

劍俠傳 漁洋文略

皇華紀聞 本書

毛女傳 留溪外傳

寶婺生傳 北臺精言

徐 芳仲 光

徐 芳仲 光

徐 芳仲 光

阿畢阮

吳良樞 珪 在

洪嘉植 去 蕪

魏 禧 冰 叔

王猷 定于 一

余 懷 澹 心

毛先舒 稚 黃

顧 彩 天 石

甘 表 中 素

張 穆 南 村

王士正 阮 亭

王士正 阮 庭

陳 鼎 定 九

陸次雲 雲 士

王義士傳留溪外傳

紀陸子容事震舉堂集

雌雌兒傳留溪外傳

再來詩識記古今文翰

卷十

鶴廬偶筆本書

金忠潔公傳國僑集

核舟記茅齋集

沈孚中傳北野雜言

愛鐵道人傳留溪外傳

北墅奇書大有奇書

鬼母傳古今文翰

狗皮道士傳留溪外傳

烈狐傳留溪外傳

卷十一

過百齡傳古今文翰

八大山人傳留溪外傳

圓圓傳北墅雜言

嘯翁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王暉丹麓

陳鼎定九

沙張白定峯

宋榮牧仲

董以寧文友

魏學淨子敬

陸次雲雲士

陳鼎定九

陸次雲雲士

李清映啓

陳鼎定九

陳鼎定九

秦松齡留仙

陳鼎定九

陸次雲雲士

陳鼎定九

客窗涉筆大有奇書選本

聞見卮言大有奇書選本

樵書大有奇書選本

錢塘子生三世事記學文堂集

活死人傳留溪外傳

義牛傳留溪外傳

卷十二

邵士梅傳古今文翰

彭望祖傳留溪外傳

程弱文傳古今文翰

薛衣道人傳留溪外傳

劉醫記學文堂集

湖壩雜記本書

看花述異記震舉堂集

孝犬傳留溪外傳

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磚西河合集

補張靈崔瑩合傳夏為堂別集

陳老蓮傳西河文選

失名

顧理美輝六

來集之元成

陳玉璣椒峯

陳鼎定九

陳鼎定九

陸鳴珂次山

陳鼎定九

羅坤宏載

陳鼎定九

陳玉璣椒峯

陸次雲雲士

王暉丹麓

陳鼎定九

毛奇齡大可

黃周星九烟

毛奇齡大可

毛奇齡大可

桑山人傳 西河文選

李姬傳 壯悔堂集

記縉鬼 魏律佩編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郵寄鈔本

紀老生妄訟 手授鈔本

會仙記 鳳凰齋文集

太恨生傳

瘞水盞子誌石銘

嫻嫻傳

卷十五

記同夢 圖考

述怪記

陞孝子傳

孝巧傳

亂仙記

中冷泉記

髯參軍傳

李勾傳

毛奇齡大 可

侯方域朝 宗

王明德今 樞

王 謙 齋

吳陳琰寶 崖

徐階鳳竹 逸

徐 瑤 大 璧

毛奇齡大 可

黃 永 雲 孫

錢 宜 在 中

繆 彤 歌 起

王 潔 汲 公

王 暉 丹 麓

洪若臯虞 鄰

潘 介 勛 石

徐 瑤 天 璧

毛際可 魏 坊

詩附錄

書細閣女子圖章前

書王安節王必章印譜前

書姜次生印章前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記桃核念珠

核工記

張南邨先生傳

劉酒傳

記古鐵條

唐仲言傳

李公起傳

書鄭仰田事

記吳六奇將軍事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閔孝子傳

人觚

周亮工減 齋

周亮工減 齋

周亮工減 齋

周亮工減 齋

高士奇澹 人

宋起鳳棠 庭

先 著 運 甫

周亮工減 齋

詹鍾玉去 吟

周亮工減 齋

周亮工減 齋

錢謙益牧 齋

鈕 琇 玉 樞

鈕 琇 玉 樞

毛際可會 侯

吳 書 介 茲

鈕 琇 玉 樞

鈕 琇 玉 樞

事觚

物觚

名捕傳

南遊記

卷十八

聖師錄

海天行記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初菴偶筆

柳軒叢談奇聞寄所寄

嘯虹筆記奇聞寄所寄

燕觚 觚牋

豫觚 觚牋

秦觚 觚牋

吳觚 觚牋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嘯旨

板橋雜記

鈕 琇玉 榘

鈕 琇玉 榘

姚 口 伯 祥

孫嘉淦 錫 公

王 言 慎 旂

鈕 琇玉 榘

南懷仁

失 名

失 名

失 名

鈕 琇玉 榘

鈕 琇玉 榘

鈕 琇玉 榘

鈕 琇玉 榘

汪 价 三 儂

余 懷 濟 心

虞初新志卷一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冰叔

公名琛。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孀。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竄起。公時九歲。與兄折夜讀書。聲啾啾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為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竿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為令。舊例。掣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

激。為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慙。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成。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真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口口相表裏。為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口口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為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惡。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探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襪。被身。墜三木。

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二十例凡一椽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塔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孟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椽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琛熊開元即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於其毫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為雷同罔上奪職誦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勵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為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瑞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

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為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瑞復命上曰二臣願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為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琛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琛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為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琛開元上報可謫公成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即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垓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

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合。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篾昇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誦成。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絕。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贊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諡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為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傳飭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禱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兩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踣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案。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證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為孝矣。宜諡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遊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遒勁。真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歷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大鐵椎傳

魏禧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入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癯。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巾中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懼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

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
 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
 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築數聲頃之
 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
 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
 人馬盡棄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殺
 三十許人未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墜忽聞客大呼曰吾
 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
 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
 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
 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
 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
 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徐霞客傳

王思任季重

張山來曰篤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
 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
 除名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

客生里社寄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絲役蹙
 如籠鳥之欄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
 出遊秋冬觀省以為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
 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瀾東五泄四明天雁
 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
 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治裝不裹
 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
 叢箐攀援下上懸度縋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登岩為
 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纒父為伴侶僂僂
 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
 心開居平未嘗聲說為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
 樹燃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
 之士無以加也遊雁蕩遠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
 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
 取間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馬雁所家也攀絕磴上
 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
 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
 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
 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

冀嵩。惟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于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舍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既塞歸。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涸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開願登難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屢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犂牛微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難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難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

庚初新志

王鳴沙以外咸稱。夸國如述。慮阿。擣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讖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邇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於五嶺。龍長則脈源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顧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難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倂餼糧具。筇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元奘。元耶律楚材。衙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造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

五

齋頌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其峯眉山趾計五千仞爲一句之程既上燻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警勸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敘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島。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鐵崖

徹呆子正當秋之日。敲門簡出。既有鐵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

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驪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梓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然。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譁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嚶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雞牀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猶猶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發。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勦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正坐。忽一人大呼。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女子求救聲。曳屋

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
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
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經撤屏脉之一人一人一桌
一扇一撫尺而已墮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
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藏書

盛此公名於斯南陵人家故不賞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
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
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
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
抗懷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
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
爲世且亂吾嘗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
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給是
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贊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
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申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

漢初新志

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閉里閉又嗤笑之此公益
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中有司尺度侷僚無聊多
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伸曲不已若指遂
不謂伸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窻
中見者以爲苦願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壁窺書好爲
詩酒後鳴嗚吟不已間至秣陵避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
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
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
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
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
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
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
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
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
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
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
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類而與
邑之黃口兒扶掖予予旅進旅退爭有司塔前盈尺地而
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

老親。子母嗷子。為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既官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塔前盈尺地。與官士。媿媿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床。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挾往。慰盛母。挾歸。為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

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婦。婦糠豆不贍。視不。完敗屋。數椽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饋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白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旨而死。無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抄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遺挾就其家抄遺書。盛母泣曰。兒著書。咸為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子。受而泣。因為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辨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諠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為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莞篔未占。嗣續

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藉。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者。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種耶。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遊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矯節奇行。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夔。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氏以下。推吾家張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于一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將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

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鑲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齊築。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齊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

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聳警。鼻漏。人不可逼。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琴聲。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凄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穎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

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尚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為妄。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乘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繫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嗜啜。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譴躍。倏東倏西。姬儼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

婦。鬪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錄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觀曰。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縹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使。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豎。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蒸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相。彼冥曹烟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闕。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盡許。益明。妝治服。擁襖敝坐。或呼琵琶婦唱。官詞以遣。雖數量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

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姬指顧。語笑或扇茶。鑄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燕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櫛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方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致致惋惜。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雲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筆落窗外松。風秀處當我樓垂簾。

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
 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鴉。唳悄悄。絕句云。稽
 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洒作
 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
 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
 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
 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
 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
 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
 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澹澹波。芙蓉
 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
 谷女。班頭一曲。驪珠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
 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
 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
 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
 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
 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燃裙。雙帶與某夫人書
 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
 宜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眺慈雲。分爐噓寒。如依

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辭。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
 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
 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
 郎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宵復知風流雲
 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猜語。嗒聲。日焉
 三至。漸乃微詞。合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投鄙衷。未見其可。
 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
 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
 髮空門。洗粧洗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
 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
 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
 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瘵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情
 不馴。老母。弟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藥。焉知死。悲。憾。促
 歎。淹。無。乃。非。違。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蓄。彼。理。詎。能
 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
 襪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煙。白
 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
 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細。綉
 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

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免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髮生平於鬢。像見空幃之寂。颯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感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鳩焚詩處。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

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為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鬢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鬢憶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 曹射 陵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髮髻丐子。編茅為舍。居於南坡。背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

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子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躡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嘗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擔者為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陳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二

柳敬亭傳

吳偉業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因甚。挾裨官一册。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綠手盡。有老人日為驢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恣然已。撫其樹。願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皆驚。有識之者。此固鬻年

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酒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嗚噤。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跋。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濟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十相。

國何文端。閩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誦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徵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窺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

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誘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達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蓬臥。屣履躡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導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

則歎歎。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議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於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裨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在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囑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

外事而鑿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羸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釋。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飄香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刀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追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矯天外而我。凄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况區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

左擊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驍。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躪。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聞不謀榮利。嗜酒。日惟

謀醉。篋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鑄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惟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梁箬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箬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風何足膏斧鉞。葛縱之。徐徐當自逞。

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伴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委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末紅。若鏤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嘗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裨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聲。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蜀中劉文季。為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為薪。燎之水沸。沸凡數日。一榜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別人。笞掠至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

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為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為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為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風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鼻一髭。囊曰。何需覓。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啟之。可望下馬解髭。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賊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織。塑匠身高六尺。廣額闊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

得已及其半。惴惴惶惶。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腹。折骨。剗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遂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

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厚賞。闔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鄆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偃偃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却並肩。自顧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巖巖。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翛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

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為。余。告。以。求。仙。道。者。晒。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為。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為。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曾。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鏰。一。匹。余。往。願。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囊。金。乘。驛。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棄。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於。泔。游。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於。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於。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

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即。祕。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餽。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况。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為。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侗 屢 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為。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誦。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為。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

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朵。著金縷單絲錦。銀泥五疊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釵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款歎。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知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

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浪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鸞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願。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同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震

履。醉。為。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荷。荷。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魏。峨。兩。山。一。劃。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合。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靡。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城。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蠅。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展。子。

九牛壩觀觥戲記 彭士望述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餘日。有為角觥之戲者。踵門告曰。某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咸。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簪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鶴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有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俗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之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石瓦。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

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偃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懸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替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語。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瓦。庖丁之解牛。偃佝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仞之蹊。足遂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

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媿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微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貨。諧草木之性。摺撫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儼。慄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獠。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井澮。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詔護。曾雞鳴狗盜之不出。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

復為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卷三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宗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華峯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議。招前日賓客。願興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

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馬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於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峨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鄆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

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於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雀裘戴綸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羣駝背覆大葫蘆其旁懸罌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青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羣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瞻盱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羣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鄭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羣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羣駝墜於野廁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羣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

死於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尙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宛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嫋娟無出其右至誠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欺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性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實眼皆士苴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

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奉淮鷲。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乘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醫。非受廢於炎疾。則必逃之黽黽之徑。一日姬方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驚。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懼舊感。兩意融洽。莫可舉似。但連聲願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迷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衛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衛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遂怒同鄉同年。憤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為寶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抑。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閣。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

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暨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藥鏹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傘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嘗。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奮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聞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說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特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遺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濟。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

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霞相徵。佻儻橫侮。皆假貨賄賂。以蟬脫之。短絨細札。實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船入草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侯辟疆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通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錢別於虎嘍。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

日坐書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閉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子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榻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矣。飢食者。饑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為裏。為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為神仙。逸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潮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鴉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盃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為櫻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咸姬為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為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為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嶺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為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

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密。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為之。校警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歲半塘。

顯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以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纏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沉香泛。真如木蘭露。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梳。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翠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閣中異品。然燕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築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

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罷甕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凡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萼。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扁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熳。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凡上交持。相受或隔歲。便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袖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番風斜之態。姬扶病三

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顯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執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暖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皎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齟齬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餈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揀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香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嬌者為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為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椽。去白縷絲。色味更好。酒後發出數十種。

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盞仙掌。難與爭衡也。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醬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麝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鱒骨如白玉。油蠟如鱒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如鷄塊。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棧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為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雒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為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諄屬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稀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 禧冰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

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驢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對咨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費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博以贖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吾金也。雪霽，客行，債博所負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栢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

者顏色揚揚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於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語，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髻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驕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醴，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沉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靡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置其尾曰：半舜

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於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賞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貨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啟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

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著紙。又以被袖漬墨。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郡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於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於文徽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

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樹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啞。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熊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搥之。即熟。璧察之。乃囊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歿。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

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貴險。傾善類。為逆。閣復讞。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是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瑤。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必動。趣之急。啟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誤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

亦足見其豪俠。

虞初新志卷四

義虎記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蹶者數。傍徨逸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臠分飼兩小虎。見樵。躑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甕來。飼其子。仍投餽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席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賜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

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鬻。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讖。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願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其名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世間尚有義虎。而人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藥園外傳 林 璐 鹿 卷

丁藥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藥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

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滌。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麗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藥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藥園伏案上。疑晝寢。追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藥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癡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藥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藥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藥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且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知護贖。以告藥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蒞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瀨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鵝。炙籠。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藥園復賜吏人鵝。炙時藥

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七箸。藥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奭。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驢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豈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藥園亦因甚。塞上風刺入骨。秋卽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

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
 菲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
 啼。饑餓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
 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曰。富登臨
 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
 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
 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
 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凌
 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乎。貽書報藥園。惘然悟。又一年
 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鉞瑣屑事。鬚眉活現。是類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閨歌記

余懷濟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
 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
 北音。繼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
 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
 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撥。恆以
 深邀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髻尤駝者。皆瞠乎自以
 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

戒難。毋務多迎頭。拍字撒板。隨腔。或後先之。長宜圓勁。
 短宜適然。毋割五音。依於四聲。母或矯也。毋鬪。又曰。開口
 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
 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
 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
 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撮管。以
 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
 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峯。盛於梁谿。殆將
 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驟起。吳門拳魏亦轍。易漢
 轍。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
 餘。而喉若雞鶩。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迴吐。納
 劉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恟悅。爲之神傷。
 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
 年狡猾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
 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
 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
 穎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
 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

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
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是天際
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而聽響泉。而六
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
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繁疊如貫珠。行雲不流
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
道姓名。飲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
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
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
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懿而留仙父子風流
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
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為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
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悠然
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
子。贖之。贖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
之。悲甚。磨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

居間者以為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
斜狹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
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懇勸。為
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逞逞
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
憐。小憐弗曉也。而錢塘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
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適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
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輊。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
而小憐一見。獨為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
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
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則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
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為
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
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
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
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
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伴探之。直小憐是
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
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

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髮。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官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為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為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讓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瀝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為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獨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

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為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愜。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狀。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浴浴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為立傳。張山來曰。屠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定 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為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

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早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羣客。即贈花。換詩以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即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壘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珪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珪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珪。以販繒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於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鏡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方起。且且如是。小不如意。即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媪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

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移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裏糧走調。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躍闕而擲。假令神不誠。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劊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躍而誠之也。蘇子瞻云。掘井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或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既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留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毗裂。讀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於悖逆者。皆以爲未

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

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訴。遠逼其母。死於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道於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哭之又歷詔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煙瘴。思寇萊公誦詩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

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入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嗷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蕭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嘗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

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鶴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急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卽使得志。亦未必能有

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琴牧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質親疏。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恆撻其父。旣而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揚谷。達滌汜者。皆極力疵詬之。且作噴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旣撻父母。嘗兄嫂。詆題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積棘。則益下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

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嘗之。答嘗。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嘗之。答嘗。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閱。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警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詭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誅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毋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穢家也。昔有犬家臥偃廁中。見獅子過。則負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斑獲鬻上巨羅。袖中金疊。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撻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侮撻之。必沽酒以釋之。若置兄嫂何也。曰

吾亦戲耳。且子眎吾兄嫂之身。有吾嘗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子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燿斷糴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願怨尤侘僚。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無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嘗人然聽其所嘗。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杖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鷗。頤頰矜張。若索鬪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不友。似潭敦。不可教誨。不知語言。似禱祝。惡言誣善。貪冒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

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云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侮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五

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崩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龔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吾可當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遺髮於示柳。擊鉢之頃。疊箋已

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髮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豔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道。晚歲多難。益就寢覺。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嫌宗伯公。牆宇孤峻。結侶伺覷。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搗撞詬誶。極於醜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殞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遺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兔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

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運理枝。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以存弱趙。杵臼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樊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尙書。而紓其後身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白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蛻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縈花笑。後半如筍響劍鳴。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儉。啣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

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悲。有遠族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惜。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翁舍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噏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趨治具饒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閣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摔其胸。劈之。扶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刺啄聲。掣槌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

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今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類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掉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黑。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懇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鬪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擊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

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咕咕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瓌璋章句爲。師出。即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酒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髻。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歛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醜於

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擊功於燕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間。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過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速。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酒。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聞。健兒拔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鷲擊空。後生一發飲羽。鷲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簪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解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

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鄰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願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曩昔途中。解囊繼贈我者。非子而誰。我恃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饌。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酸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囊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

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携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彘曰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毋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譯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著入門。闔如也。庭一碑。藤蘿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秃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者四人。雖縵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若好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蘿。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觸父。父曰。吾五十無子。

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忽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待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徧攷東國與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蓋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尤爲僅見也。

魯頰傳

朱一是近修

頰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圓一孔。下體著絮厚裊。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跳而跳。手一龜。龜習頰。頰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頰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頰卽踞地。展襖。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囊囊然。頰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頰鼻飲。多就家。

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臥對。對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為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蹒跚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為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為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為倒臥。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聞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響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

出詞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撤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鑿鑿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炮火不燃。槍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攔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為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攔。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砲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穉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靚粧。孌孌婷婷而至。其衣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為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懽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

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爾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廡舍職業。四娘曰。廡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廋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欽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歡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遭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許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墓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評。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扁鑄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局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有所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發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擊口陳長者家。日尚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啟。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寶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為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為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鬟生數子。皆顯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鬟與子歸灑口。為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為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韻云噫。

一乞人得金鑲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為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鬟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鬟得鬟。而免於乞也。使翁匿鑲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悍下。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為。而其子孫所羞以為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

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擾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威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感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且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寤。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梓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者。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

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貴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逸名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且。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徒商而讀。願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曠曠然者。棄去。羞與爲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尙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厥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閩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爲。變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簪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

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灌溉。夏日當午。蟲有長頸鳥喙。寇菊頗者。秋有白晝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盛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關其堂。堂如肆。往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肩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且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不息也。道人噤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隻字。所以爲高。

虞初新志卷六

張南垣傳

吳偉業 啟 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墨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墨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巖巖巖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剺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騰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榭。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斷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滙。易以曲岸。迎沙。蓬闌雕甍。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

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士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為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軌骸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

竿。結頂懸而下。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蓋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

張山來曰。疊山墨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邱壑較之

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為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苞 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况儉殺乎。吾見客食皆饜。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劬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

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草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儼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即醒。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醒。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

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絀。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標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閱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盞。楮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鞏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

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奮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願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城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背深託諸緹校。詞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妻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

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

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舸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憊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寶。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魯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願莫敢先發。佩章於是執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額。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贖。或題裝走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鸞。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

滿履屐相噴泥濇沒脛。軒吏部昇肩與衆爭吊吏部。積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鑿鈕鑿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驚。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驚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驚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驚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闖門。露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蒲伏久之。聽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鑿。擲擲若然。呼曰。囚安在。速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願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答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牽擁而登。欄榻俱折。脫

屐擲堂上。若矢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那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憊愕出不意。皆跟踏走。一匿署閣緣梅。搖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漳中。賊以履。腦裂而斃。其匿廁中。斃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驚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邪人聞城中之殿。緹騎也。亦殿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柝聲聚衆者。誰爲熟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買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浦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墜。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

所夷瑋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儀所偪。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之。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衰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簫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刻剝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遺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葍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啟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鉢罵前人。雙鈍。不聞此妙矣。頌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相。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客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稱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

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歎。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人許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蠡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嘗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時。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除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衰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形以一邱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衰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脫勿居中而徑往。予受其聰巧絕倫。戲為簫洞虛子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脫。無居中

者。其殆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烟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椽。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黃簫譜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剝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尚有鐵琴一。今在冀州。未攜來。不能爲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烈。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水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

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東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

能養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為鬼之事。而鬼能為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死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為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為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榕文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為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揆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許。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

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為真與偽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眉。凌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絕。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所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墮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為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本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錄

一 驗器。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 諸鏡。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媼妍。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己。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大小不等。
取火鏡。向太陽取火。

臨畫鏡。
取水鏡。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

一 諸畫。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為深遠。或一面而見如在大陽之下。

為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一面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 玩器。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澄衡。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 水法。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為諸玩。

作水器。
龍尾車。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 線泉。製法不等。

柳枝泉。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聲如山鳥。

鸞鳳吟。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中所列

諸器。有非尋常斤釜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秦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彼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秦西一籌耳。○原本奇器目略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虞初新志卷七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藏書

江陰城陷。徵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度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檀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感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感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趨視感。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感雖憤然。心識其為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囊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刀。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感首為血。襪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僮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

子者因強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咸隨咸歸。咸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咸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咸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宵無人。三戶。仆戶內外。固三匠也。咸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遷之。隙地。咸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纜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咸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柁。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咸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佑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得。藉君庇。以分神。既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

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咸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成。有某者。見咸所揭示。往見咸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咸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咸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妾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咸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咸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咸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踴躍攜咸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咸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咸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咸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榜逐之。咸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咸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咸攜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越場弄。

麻召入成。成目欲裂。讓而前。吾成三。是為吾友。成三感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成。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成。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澱矣。突出刀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味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謠。諷聲已復。聞郝。捷婦。成與成。成跪呼於外。曰。勿捷。夫人但願。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成急得婦。不急。金且歸。公室。一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為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為友。乃以死爭。計成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成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為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成所。揭示。故邊報之。成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願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為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成而婦歸。我何去。去則感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齋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予成。聽其覓。

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囊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為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成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成。成。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願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聞。當具以語我。當為。覓之。成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髮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養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情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爾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為我覓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待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壤。聽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成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成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牖。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成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成。成攜子來。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成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成妻耶。呼之出。真成婦也。成見婦。

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咸至是始血淚。迷落。咸成跪。張前咸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避爲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咸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佑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咸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咸乃大哭。婦哭而咸子又搔搔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潸潸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佑。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咸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盡以予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咸急遽未有以應。婦怒趨前。唾耳語咸。久之。復揚謂咸曰。子尙需乳耶。咸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

喜急前抱兒。兒亦瞬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咸夫婦坐。待以親串。禱。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令兒出。衣冠煥奕。資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咸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咸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咸虔於帝之報云。咸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費。族子利之。咸以咸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嘗與其歸。咸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咸。咸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咸亦依咸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咸盡鑄於祠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嚙佑咸郎。則曷不於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書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屢疏擊魏闖。奪職被逮。銜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置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六月沈獄。七月窺尸。家中計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

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鑿鑿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遠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為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擊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矚。或光動若庭燎。或

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蟪。蒸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藁葦中。若漁父。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熱脈燈下。若有二足影。喞喞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脈則無有其人。回脈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蹟索隱。探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為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徹召諸鬼。鬼火羣起。條合條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板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

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記盜

楊衡選聖錄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孟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為隱惡報怨。不得已而為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彝先生。家世為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別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欺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為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燕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為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屏翫諸公不及也。江南蕭司碑。記惟先生文為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為之陳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情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

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為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燦。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述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曰。此廳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為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即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

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備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

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潤處。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思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於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啣啜。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

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即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殞。死獄中。令乃取藥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欄。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隸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觀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遠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孟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猜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

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

夫本大家。先世遺資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携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徒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縋戀不肯。妻愈力。乃擇日釋笄。雜糲糲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擲家門大叫。夫從。厲聲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其促夫出。夫偃僕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揚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觀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為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為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為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蒙檻之中。鬪鬪。籠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離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往盱郡之變。里有長年。為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絛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舟。夫乃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離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為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豔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馱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違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

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歟。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借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阮爾詢等題為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變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僕。匍匐千餘里外。以鬪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為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拆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願是

虞初新志

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八

江石雲傳

吳良樞在

江石雲。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

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曰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是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飄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

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闈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獻麋鹿。不辟。從之行。言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名。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峯。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煙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願天有不可逆者。而終矚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鷓鴣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於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壁。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舊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太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鏗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乘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

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瘡驅瘟咒。並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奉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關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太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

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載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病療諸篆。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子一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斷一梃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寃。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

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甚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汗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裕。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夔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子一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屍。葬焉。焉比反。闍黎尚酣臥也。賊大叫。叨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王翠翹傳

余 懷濟 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

婦人受人之託。以鬻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為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為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為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僮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踈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匿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桃。貧無賴。方為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

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為舶主擁
 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
 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
 日益寵幸，號為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
 軍機密書，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為親暱，陰實幸其覆敗。
 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
 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
 王直之黨。適遣華老人費檄招降海。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
 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
 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
 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
 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
 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
 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
 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置酒。
 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為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
 非為胡公作說客，乃為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
 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為虜。海愕然曰：姑置
 之，且與故人飲酒。鐘繡音樂備極豪華，儻然自以為大丈

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
 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
 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
 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
 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
 入。是時趙文華既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
 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
 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
 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
 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
 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歎歌。
 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為宗憲壽。宗憲被酒
 大醉，昏亂，亦橫槊郵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
 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水順會長。翠翹既隨水順
 會長去，之錢塘江中，恆悒悒，詭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
 國事誘殺之，斃一會又屬一會，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
 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幾龍
 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

勝致徐海休兵。可謂志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新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會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湖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畫苑三黃

毛先舒雜黃

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塘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乘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廳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之。先是進鍛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實貴傳之一日於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撫然自失。歸語人曰。吾卒。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糜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

戴文進傳

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既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就。安知工苦。能徒智於蘇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轆軻亡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灑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子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鎚。鍛金為生。感慨徒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為漆工。兼為人綵繪棟宇。後徒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願不若戴文進為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髻樵傳

顧彩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髻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髻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贖也。吾力倍徒。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割目焉。髻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

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髻怒飛躍上臺。捧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髻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髻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髻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髻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言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臂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官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官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官並此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嚮身爲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

顯者不能禁。髻驀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聞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憂憂難之。况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筍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安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髻梗概。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

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 表中業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精。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箚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窺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伸。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嗣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

庚初新志

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下。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黜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蕭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忠孝。尙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子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旌而傳也。安得

七十九

譙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韋。曾為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愬甫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為遂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瘡。瘡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為何物。亦不識交道為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即蜂蟻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

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顧焉。其視萬夫雄為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為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為人之所不能。為並為人之所不敢。為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鄙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為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

張山來曰。叙次明晰。斷制簡老。行間殊凜凜有生氣。斯為有關世道之文。

虞初新志卷九

劍俠傳

王士正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藍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

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崔云：惜趙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鱗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院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獮，至尼菴入門。有廡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扇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嗚然而闕，方愕然相顧。候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廡門已啟，視之即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

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纓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肩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

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肘。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畫。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墨彙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恹恹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給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山中狼。恨今世無劍俠。往觀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於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

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於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僮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元時把土魯。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恆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寔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也。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語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

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啟。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啟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潘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篆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灑水。町畦益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魚。嘗者競取之。至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鏡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皆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閉鉢破中。

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既數已前定。雖然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竄中。竄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

來日上昇。明日往跡。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畤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弁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

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義大夫。尙書右丞。賜

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並書。按五國故事。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夔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郎。小字六和尚。鬚時讀書燈下。水中盂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紹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豪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

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僭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暨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箚。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綠藤。得無損。既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

任勝。障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遷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瘵。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寶婺生傳

陸次雲雲士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竟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

若識字乎。曰識。曰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銀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云。麝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乘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蓬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妻憐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

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悵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咸以為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蕙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為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王義士傳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雍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歎歎。不成寐。其妻怪之。問

陳鼎定九

曰。君何為徬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為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為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徒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紀陸子容事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

王暉丹

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繡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於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蕙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亂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於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

也。未幾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帷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媼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爲予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遣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

於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舉

弘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備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登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騫操筆為程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薦為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歎豔目為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船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畫顧瞻岸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轎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廳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

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為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撥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畫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寬杯酒為奠不可得用事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為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裔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觀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茫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為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熾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為殉耳言已歔歔久之易簣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

炸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載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閱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豎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哉。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夫人無愛。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債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

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卹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

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虞初新志卷十

篤廊偶筆

宋 榮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猗猗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武城。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諱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鹽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缺見贈獲之不番拱壁敬探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諡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綜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尙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廳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尙書各請以

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偃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日詣尙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悉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尙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綜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綜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絕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於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

朝衣隨之見賊於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於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歎數聲見市中宮人運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僕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既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詭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鏹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薰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閉鑪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洵子歆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

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箒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其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簾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屬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

質而須廣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嗜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蟲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字中傳

陸次雲雲士

沈幪。字字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髻如戟。袷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蟹。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滯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幪方醉。踈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幪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韻獨拈。鱗撐傲骨。與秋塵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醉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幪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幪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

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蓋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幪曰。善。令未成而幪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幪卽醉。醉令交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幪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伴爲研鞫。幪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關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幪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幪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歿吾民。爭擊斃幪。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箱春園傳奇二種。箱春園尤爲詞場稱豔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字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字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

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蔬果。漢中四時皆賤。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鏗鏗然。如披鍘。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食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即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開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鴨鴨。大體面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下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聖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於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後令信手揭開。隨於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叵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贊曰。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妄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逮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騰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即寺傍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擔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於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

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讎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數前因。碎衣者泫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獄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緣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尙無以殮。善財以泥團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

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懺悔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救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違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誓交及少年惟含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

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公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妻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髮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

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髡而爾多髡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澹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祚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晝無髡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即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映 著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饅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剝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

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筒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蒸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且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盪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燐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蟻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啾啾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同異惟性輕跳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日盡廬

狗皮道士傳

陳 鼎定 九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

酷相類。豕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影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傲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徒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覘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豔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曩於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

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
淫默增光矣。萬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孤之以
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一

過百齡傳

秦松齡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
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
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
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
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
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
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
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
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
屢勝。百齡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
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與欲俱北。以學
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
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

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
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游
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
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
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
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
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
大笑。於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
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
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
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
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
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
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賽。其戚黨譏詞百
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貨。俱以奕耳。得之奕
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
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
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
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齎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為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蘭香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為僧。自號曰雪個。未幾病顛。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個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個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個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

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若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駢辭。不可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於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予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畫士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

曉所得時。圓以不得事吳。快也。而吳更甚。田曉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曉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曉進圓。圓拂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曉第時。闈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曉憂甚。語圓曰。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曉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顧。曉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曉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曉屢易席。至蓬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乘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願謂曉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曉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迫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

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曉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曉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曉擇細馬馱之去。曉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闈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曉進帝。而帝却之。今聞曉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闈。闈即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飲。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琴。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闈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闈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闈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畧曰。

兒以父廕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憂。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惟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勿頭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疑。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寧營。鄔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

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捷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便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為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為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為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顛豁然長嘯。

陳鼎定九

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蝦皆破浪來。朝鼉鼉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闐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是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乎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既耄。聲猶遠。梁云。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輿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乘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懺。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右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真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
 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
 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
 之。某獨疑而實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
 紫繡來。閤老非謔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
 同年。面日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
 想即橋上杯茗為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為賊所殺。魂走川中。不
 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為風吹轉。夜行三載。
 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即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
 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籥登殿。向嶽
 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
 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籥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
 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
 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眾
 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為鬼。至殿上。又
 云。某即投胎。不願之。悔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為若兒。判官
 云。但往為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
 某婦產一兒。即能言。家人以為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

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
 二月。施薄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
 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
 也。

聞見卮言

顧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亂云。解
 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
 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即中
 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
 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
 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搨云。佩
 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
 人。問亂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書錦坊有賣
 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屍上。其文曰。六月。月尺辰
 口。月六。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
 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
 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書

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亂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閹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躡獨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子生三世事記

陳玉瑾敘

錢塘子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膚寸許。左豕右蛇。豕蓋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槌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為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瘳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曰。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於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歸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為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

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為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為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為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為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為也。無為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也。有為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道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

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為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潤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遶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潤中。不能輒水。墜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祖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

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日父子俱死於讎人矣。皇天后土。誰爲吾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搜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棹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讎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讎。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虞初新志卷十二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閉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往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

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問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沒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僮僕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董。董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銜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謫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庵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為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款。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蟠然。鱗甲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桑葉。皆鮮荔也。乃撒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真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

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於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於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香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為箋。書心經一索。及筭。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歎。悵恍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瀉醫。凡諸惡瘡敷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剝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為神醫。能破腦剝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騎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

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璣叔舉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湖塘雜記

陸次雲雲士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為神也固宜。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

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以之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為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為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僅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睡。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畫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查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闥。安得為新

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為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為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為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讀名為投卷。市參授餐。餽餽場事畢。又為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辭。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者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量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為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

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跋明年。官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於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山手曾來寄跡。故於其左。肖三手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恆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通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惠飲。時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

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鬮。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翼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息。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玲瓏。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剝。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異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丁。

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披一垂斃乞兒。投其家。乘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遽急。丁曰。無恐。盍問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毗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偁。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願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骸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猶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紫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

剖繫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釣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瘖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憤雖髮。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筮。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筮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

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扇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躡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筓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築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羣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噉。其徒延虎師捕。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剝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法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讎。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法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

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俛。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亦必以餌誘俛。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逸異記

王 暉丹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寶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煢煢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送。予隨問夫人。魏何事。曰。魏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蒼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煙霧溟溟。芳菲滿目。人問。四季花同時開放。略

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豔麗。偕遊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翰林寺杜鵑也。自般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整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榜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瘡者能服病者能安。故命為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情多愁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

以買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蓋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女。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艷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為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音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

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機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真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琴。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願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幾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顯是女。手絃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篋。爲明

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叢。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憚命止樂。忽有嚶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

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真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麗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為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類。第恐隨風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儻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據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豔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臨叩道士之於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定饒逸。

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豔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於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駢。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犬又隨後。離數十步。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週。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輒。

孫清劉陳相銀壩○人名假取 詩歸房序思餉何施別學為 云書中云字學處待有書之 警夫便於 寫不讓學心任有 見子成是 可問花字習黃悟 仙之家雜 似草體畫為門才 殊街塾弄 予○詩精曉輒成把 漫標學簡 朱云新明似日筆 七碧新編 刺。供夫爭○檢儉即 年叙聲聞 早。奉人怪吳討云能 每輕於親 起。業才詰文○檢畫 聞賦絃文 阿。兒把毒專方討 素作上史 凍。業筆似陳編善其 腕門論畫 連。府便夫乘修詩字 寫生難眉 作。云作增詩詩文 覺之字樓 十。禮遜燕云云能 履贊於時 餘。板少叙學夫書 ○○就刺。能字作君子境見 潘張是心 歌如贊不江音 檢檢硬書 痛。絕此仿學東律 討討黃林 遠。妙好來衛早 未鴻紙傳 罷。詞夫真夫撞殊	太伴訂啼到傳官之殊 史鞠三個人種之平者 為御生云周夫被調佛 徵欲却擅色梵酒屏花 名拜向心相夾麗前也 曼青天蔥雌華為乍曼汪雲和 殊城花質熱錫愛見殊主迷 本不落玉善之妾遠○事 在能處亭麗以以詩陳詩及 西去認亭麗曼徵天序云娶 來迺前解○殊名人云昨檢 處隱身語察○以燭僕管討 ○識修姜姬下於夢君 續迦撰州風潛阮乞殊 長陵升丞梧窺婦媽 恨慈元啓靜已之枝子 歌雲月詩因驚新露飲 云一上云親絕婦從更 贊即同滿妙曼耽世骨此 願。官楊聽陀禪值學更 從。往枝夜花喜此劉名 學。往露鳥歡送同貞號	青云里漫懷歸人踏大 教夢阿生歌三運居又 連櫻錢求云周多官貧 理一却嫌相屬實不且 被枝喜三國有儒離相 委行古論將色欲 種人莎重之宏之妒 身忽風而膏况悔 情傷為乃九平之 願顧訪情錢桓阿 同妒名聖時家錢 生戮殊一來郡不 死中到陪悠云 ○止章面羅性仍陳 劉官曲許之極然序 文餐章三戲誇環云 學優曲生劉殿城原 復忍春○孝吳之思 且難花續續國家入 詩鄉關長夫仲仕年	廉僅一文 一蓋見學 控帶如酒 春露相生 如開識詩 海警為云 萬花摘蝶 朵遊蓮氏 光到碑傳 入豐瑣玉 座臺警蟻 湘○音 邛定 學惜 士何 象用 升百 詩黃 云金 昨廉 夜前
--	---	---	---

嘗若龜 運花筐 拽籃而 方坐坐 衍其之 不中東 治懸西 途諸推 立空挽 願際若 捨衣鞞 作右然 佛轉疾 弟乃劇 子少則 不可必 治特約 乃終探 召不為 繪可究 者治有	作。痕 遍癢。 體在 坐若 其之。 傳。氣 不中東 治懸西 途諸推 立空挽 願際若 捨衣鞞 作右然 佛轉疾 弟乃劇 子少則 不可必 治特約 乃終探 召不為 繪可究 者治有	腕。寒 也。既 謂。傷 肝。積 不。行 東。風 木。數 揚。春 作。秋 止。疾 初。書 刺。心 痛。有	彈。擊 市。詩 樓。云 首。珠 女。誰 在。春 道。○ 詩。花 能。彈 者。不 可。已 呼。琴 看。夜 後。詩 吳。趙 盡。洞 盲。顧 願。得 奇。疾 初。書 刺。心 痛。有	何。攏 第。苦 無。彈 者。不 可。已 呼。琴 看。夜 後。詩 吳。趙 盡。洞 盲。顧 願。得 奇。疾 初。書 刺。心 痛。有	園。為 詩。臥 云。病 陪。時 草。夜 街。起 虛。與 權。耶 亭。花 榴。下 接。坐 斷。舍 垣。擊 酒。一 關。唱 灑。祝 惡。調 請。○ 唱。受 祝。殊 家。自	○細 詞。又 ○好 家。紅 長。牙 中。恨 詞。已 能。按 雲。司 夫。邵 度。節 枝。節 黍。不 得。爽 尤。喜 歌。真 定。子	一。淋 朵。想 看。擊 向。壺 日。曼 邊。地 枯。花 予。人 生。○ 予。疑 有。十 殊。幅 病。疾 詩。芳 雲。修 為。成 離。外 者。刺 多。體
---	--	---	--	--	---	---	---

何道逼益斷新鄭一處詩佛佛吟工作焚一擊延何言書李影一嘆廟乃到物處長滿國
意之遺都都爲寫縣函只云前前吟還黃香人又擊處隨外友禮來詩雨。病伏阿立詩延忍云雲趙桃桃木爲偶人
兩儀之者子空時空騎玉在寶身燈如染門小乃復他母前云蓋歡阿吹編深時節身離百憐條作修暫香荷
來焉曼其壁賦詩蓮花伏來玩清消云瀾其形。回案花是分巧夕小花信人飾之其兒日去。曲不欄斜治
者○曼殊。車馬云江秋飲仙庶得紅捨船其。兩可邊佛原爾風禪現畫。母相作龍淚親天輝自云娟媚淡衣被
事李殊。初瀟水權骨常春衣身華。難辨○前無詢數藥在圖留。案待面姑撲留○媚媚淡衣被。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
變揀死窮。兩瀟水權骨常春衣身華。難辨○前無詢數藥在圖留。案待面姑撲留○媚媚淡衣被。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
不受活予婦將至。天落藻臺不云接杖慈向圖。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
虞殊月曼開。滋遣高香二詩尺絲禮展視。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事詩十殊聞。滋遣高香二詩尺絲禮展視。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來云一有而。花風迷坐雙鑿自沈月風題。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色食日回曼。春影詩響香香禮明月詩。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飽實死生殊。光挂云髮高禮離府織好焉。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懷二越記難。杏向百偏玉蓋分峰屢幾百梁已殊淚詩候喚隨佛人顏。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丞三三云其。白前靈魂○類去詩半靈靈難難爲中且圖來母不○誓。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相載日曼後。雲運靈綫汪聲夜云分彩光夫規詩途送圖○信情吳堆。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謂兩高殊有。除妒委柳香精深彈河一棺子莫云別香取沈香曼文雲。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受情郵以假。可人願知坊留只窩事花醫詩道百魂魂白文禮陀學作。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殊如萬王予。橋○聖何羅供坐石畫○斜云舍計離去衣學分花陳百。身相葉予六蓋云病今香。此違翳送尺真妖服爭白。久曼衣人綉真嬌
耶須生十意也。

藏初新志

劉魏頓擊以而時。盧查夢憐病云苦云家吟不石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別事動異語生
義里唱強尼予予約日所慨轉拜戀灼詞人染惟不離耶流號檀膏求館哭同河淚運
林周和齊隨京子塵屬因永管月官初擊強無得得○起相迅風那○驚尺樂鳴事紅官
諸司成諸君若同賦擊行師阿滿長之歎曰拜興開不文端死偶孟那見落主續絃明鳴一羅贊
至那如士惟留予伏齋庵底令月忌驪向學號於乎監得舍電魂壽長聞河徐氣何龍從
同成翼下君藉其空禮中法小在妻委豐聞作才才州桃情好曉地恨喜懸徐結愚○區
銷樂問詩置寺中。房願愛王可。堦楊豐度詩騶之爲記運動不卒驚云悲脈下驚又區
生章李調之。居。小疑染力者。魂學猶與曾恩○其其子玉飛國驚贊氣相魂死悲至便
有達讓文既而。騰成渣道吾驚統靜此當。回臥見啼說誰彭源初靈山語貯驚三絕望始生權相爾
記志李賦不病。驚統靜此當。回臥見啼說誰彭源初靈山語貯驚三絕望始生權相爾
着金襟可發。仙甲士勝死。泣。來。既。而。謂。予。日。向。阿。三。病
虛振願可發。仙甲士勝死。泣。來。既。而。謂。予。日。向。阿。三。病
仙甲士勝死。泣。來。既。而。謂。予。日。向。阿。三。病
史馬元紐拽曼他。作會馬又帶殊。為。幸。予。日。向。阿。三。病
作會馬又帶殊。為。幸。予。日。向。阿。三。病
中王西作梁死君。花麟治鼓司京歸者。將。南。行。
花麟治鼓司京歸者。將。南。行。
歸道何子晨朝者。者。長。同。子。請。行。

一百十九

別集載 死時甚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草履偏冠。雲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陳檢討。人死。蜜子為墓銘。而貽子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嗚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賣金。積成一裙。納柳棺中。纒在何處。歌云。路茫茫。隔雲深。金棺成。却紅一。襦大。腰白。珠。將。茫。不。何。處。高。微。首。空。路。茫。黃。飛。子。帶。匣。寬。可。憐。紅。絹。空。裁。窮。不。付。金。箱。付。玉。棺。淡。黃。飛。子。帶。匣。寬。可。憐。紅。絹。空。裁。窮。不。付。金。箱。付。玉。棺。淡。黃。飛。子。帶。匣。寬。可。憐。紅。絹。空。裁。窮。不。付。金。箱。付。玉。棺。淡。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九編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為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瑩事。不覺驚怛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為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然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

心願不樂。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綬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為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蹙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議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跳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遊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買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買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拊。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鬼鹿。誰不知耶。買人始駭。令廣詩。靈即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其集可中亭。亦趨前

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檣石軒一絕句。如佳。即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蘸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遂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舶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業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柩歸。先躡舟岸。俚聞人聲喧沸。乍啟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儉。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

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箝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所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纒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關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善畫。姑蘇木柱。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儒。金陵錢昭。善歌。江陵熊御。善舞。荆溪杜若芳。善洛陽花萼。善笙。錢唐柳春陽。善琴。公安薛幼端。善簫。

也。圖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饗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懷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熱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感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祗恐無紅。藻。離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為一生才子也。遂憐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奪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恍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為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

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為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搜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懷。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為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頰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為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逝。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

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
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
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
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
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翁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
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鑿近狀。六如
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
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
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
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
饌。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
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
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壘
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
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
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縵。
縵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
棺中。爲殉。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
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

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
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壙。檢瑩所遺囊中。裝爲置墓田。營
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
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
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輾轉不寐。啓窗縱
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下知身在人世。六如愴然歎曰。
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
春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歎
歎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
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
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
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
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
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嫺嫺來前。則崔
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
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
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
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誣此改詩之賊
才子。掉六如欲斃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聞其無人。六

如。慚。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登。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闕。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贗。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謂。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為。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秦。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檀。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張。環。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經。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勸。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塘。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遂。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竇。儒。畫。竇。儒。蓮。畫。給。空。蒙。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咳。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云。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人。之。請。彙。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懸。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撤。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藏。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嫌。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

議文屬。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瀟灑容周秦之文也。句綽捉勒。隨境墮錯。漢魏文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陸縻於軌。擣頓斫。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噫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田筆法鄭法。土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善薩神道鬼醜。法張驪。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叻几幃。尊齒餅罌。什器戎衣。穹廡。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鈞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睛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蛺蝶蟻蟻。蟬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以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為稿本。其為益於世者甚多。則其食報於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為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嗜者能言許州小男為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踪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衛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九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

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譚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費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綠鬼

王明德今稿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於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斯噤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攢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竟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

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尙在懸掛未解時。卽於所懸身下。暗爲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懸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檢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恐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王謙獨著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實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

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恆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閩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綬寧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雖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蕭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徭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祕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符演咒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靡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

首受擒。僉曰：方將通。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哺。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蕭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帝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廄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為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

以資傳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錄 兼吳陳琰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嗣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碑文以紀。懸按先輩黃貝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於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嚴嵩累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攝伏於皇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千羽。而格有苗者。輝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訟

吳陳琰寶崖

永年馬兆燿。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

副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鄖陽司理某親。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謁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蠟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鞠。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憐天運而咎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賀然許。司理賀然行。胥役賀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尙存案卷。永年王察觀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賀然許。司理不賀然行。胥役不賀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風竹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藥。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

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聞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乘獨出一。無所見。坐臨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床。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專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地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豔。尤爲情種。乃

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借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遭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並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萬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

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艇。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真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尙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樞。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灑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嬌嬌不絕。出卽告去。余

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若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求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啟。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妾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會仙可矣。第其女緣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尙得見之。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 璐 大 壁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滌非禮色。

聖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卽守木又戒。繡佛齋長。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聞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

耶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憚憚母子。困苦伶仃。來托
 宇下。夫人遇妾誼。雖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為報。生死
 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
 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事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
 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
 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
 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
 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
 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
 明成嘉禮。倘稍違情。緣冒嫌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
 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
 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
 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
 當也大率女之為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胸臆。而
 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覩。粧凝神。蕭然自遠。終
 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嫗呼。不入中堂。間遇生。
 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
 得女一晤語。情夫人為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
 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

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
 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
 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意摯。而燕昵俱忘。歷三
 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疏。何乃無
 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室密邇。生中夜朗吟
 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
 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慳。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
 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
 結禱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為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
 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
 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
 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
 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
 人雅好。淡素粧。時敘布裙。必整。泊如也。生每遺以香
 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
 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為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
 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
 養女為養媳。誘嫗兄及姪。坐姪主婦。而以媒氏屬嫗。更
 為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

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媼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媼持五十金爲聘。給媼兄劫媼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視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爇香供佛。余當一以資女。然汝淒涼禰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歎歎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甌與剪於紅。爲女伴所覓。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媼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媼袖裡趨菴中。防護甚

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媼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媼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感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雅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相憐。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

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
 得男子也。所以禁欲望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
 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
 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
 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
 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股腸裂。骨化形銷。此根綿綿。
 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
 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賴。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
 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為作咄咄吟一卷。情懣詞一卷。
 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
 千古烏容祕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為生口實。因詳述
 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
 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
 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
 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
 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
 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為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為何心。不惟有負
 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於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
 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
 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
 鉦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為方響。再變為鉦。水盞子雖不
 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非無然者。與陳詩
 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為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
 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
 瓦為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為幽州
 歌。拳師擲拳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
 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若干。則水
 盞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晉周強名曰水盞
 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
 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於淮陰城。託鎮淮
 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短水。級叩之。泠泠然。
 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
 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子誌於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妻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卺漸安。犀槌自燃。聖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料涼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辨。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紉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瑄。藏於幽隴。元康阮咸。乃闕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尙具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嫫嫫傳

黃 永聲 撰

嫫嫫者。字小嫫。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嫫嫫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遂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嫫嫫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案。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

繡。金針。鸞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日。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深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嫫嫫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儻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表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嫫嫫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嫫嫫延佇既久。雲孫得數目之。嫫嫫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歡以備小。

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因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嫻嫻在。命家姬以其私詢之。嫻嫻不言。姬曰。是前稱壽者。向尙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薰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嫻嫻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嫻嫻。嫻嫻聞之。輒大悲。至是聞嫻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詣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嫻嫻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越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嫻嫻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搦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嫻嫻曰。妾命

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嫻嫻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曉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微君。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嫻嫻死矣。雲孫既內傷。嫻嫻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勵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嫻嫻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粉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嫻嫻從夫人虔修佛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嫻嫻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論曰。余聞嫻嫻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盪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嫺嫺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十五

記同夢

國秀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讎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襯一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置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忻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子曰。雖然。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

後出。艷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然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樓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邂逅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成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啟姬評云。麗娘見形於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歸合評牡丹亭。見寄於予。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 形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厯居多不事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床曰王將至未幾開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遂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問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

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嗶孝子傳

王 潔 汲 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瘠性至孝人呼爲嗶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瞽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糲糠糝糶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盡傾簞中物慳然進簞曰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爨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敘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餼飼之茁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涪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瘡復瞽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

內省不知於嗔。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孝巧傳

王 陸丹麓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巧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巧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為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嫗坐其中。巧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為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巧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巧遂不知所終。巧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於所暱愛。饜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為壽。僮僕聲折。每伺其顏色。以為喜懼。至於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巧。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巧所為。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仙記

洪若暉

乩或作吓。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為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黃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王人玉。暨予兄弟。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華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攝。咸仙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為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仙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綵細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

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畢凡為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伎不求至何足以滅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殊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為末注三千六百九十日子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仙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臚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

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醉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為人間謫仙耶今少矣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為君售也贊曰臉臙而衷腴所舉又若梅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子之龍飛慶上要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仰西河先生課古人書稱泗杏之通儒盛哉猶與父什襲之不輕貶迨滄桑之會張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仙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與南宮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絃度陳公瑣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予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返發遠

爲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暑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亂仙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簷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筆仙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能政。皆所優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冷泉記 潘介功石

中冷。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膈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峯。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纜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嗚。激石。啾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岫嶙。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香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悵快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

酒甕茶鐙。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驚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擊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其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縷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祕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入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轟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霧。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縷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筓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縷。啟視之。水盎然。滿匝旋舟。就岸烹以瓦鑊。須臾沸起。就道人瘦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為山。穴而為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壘之下。而駭合屠狗賣漿菜傭僂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

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廣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縷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鬻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絕於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巽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髯參軍傳

徐瑤天雙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聞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猗猗。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

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蠅。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盡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刀。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且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麵十五斤。生麩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麵。生麩酒如前約。髯立飲至盡。卽所佩刀。

刺殺生麩。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酒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勳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進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竄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且夕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爾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補

李灼。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糜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灼向為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伴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為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古今說。廐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騰。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峯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漱澗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吃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都在衆生心地開。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嶒嶸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龍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石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於屠釣。今之異人。隱於乞白。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灼詩不止於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擊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家。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

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尙嫌
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細閣小小章。覺
它巨饒。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
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郵曾應
千秋命。爲細閣題小照。細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
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細閣同
時者。爲王修微。楊苑淑。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
流巨公。以取聲聞。細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
士。無足爲重。而得細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
璧。則細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
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
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
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類相就。低崇恹所宜。微名空覆斗。
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
足人思。見細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細閣鵲顛倒。鴛鴦不復
爲他家矣。

書王安節王憲草印譜前 周亮工減齋
王安節。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同受教

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勺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
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鬚眉
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
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
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
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余兩
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
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
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
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
輕字人。竟婿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
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
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草不亞安節。
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
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茹葷。獨宓草微能食
乾饅。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密草。然阿
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妾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聞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釀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匆匆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且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厲家起獨早。繞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猶藥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鑿

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虞初新志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識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村。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豁整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通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

折紙爲籠。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圍成一射帖。其筆之纖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於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煙。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歷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善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

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簪下。尙有翅毛。有宦園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者。以一贈陳子右。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羽輒騰。躡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脫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

人掉腕命解。離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
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
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
間謂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
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
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旋面赤
鬚。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
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
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
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
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
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
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
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
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
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即懸旋面赤。髭者。為我洩憤
矣。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
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
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
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搗婦。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
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乘鉞一方。
選土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土以備
用耳。若臙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
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
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
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怒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燐之盡。乃登壇。命公等
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嘯。則有片
雲從其嘯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
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鞠聲與雷聲響答。互
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
人乃寤。曰。雨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
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
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
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

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罍。盡投諸殺核。核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殺核。投罍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杵。孟盆。盞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門。墜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撲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特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自持斧。略加剝鱗。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

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盡飲。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噉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官不盡皆立品。行級。蓀荃者耶。吾友安得叩九闕而問之。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遠。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扶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燼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熾。煽而烈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於慾。異於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謹子。陳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妖廟事矣。○某道

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為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惠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為觀美。領不綳。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馳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踏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

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為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闈。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矣。

江州黎媿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憐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闖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於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濟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陸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祖跏曲拳和尙。面前進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壺。荷葉。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猿猴。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列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緋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首。人馬毛髮。亭臺遠水。

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璠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恣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餓。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爲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璠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 棠廬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均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類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

松下繫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跌跟踰行。若為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紉。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爐火。蓋供客茗飲也。曠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始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為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宵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緒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為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實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述甫

張南邨名懋。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瑛。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為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錫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蠶孟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冷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君嘗問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即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若武夷。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梯為記。采樹葉題詩。以為常。南邨為人坦夷近情。不為矯激之言。不為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

人恆至乏食。垢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
 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議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
 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即甚
 湫隘。糞穢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
 過鹽鼓菽菽。就枕即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
 不以美惡遷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過胙篋者。再中途幾不
 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價之義也。又何問焉。除
 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
 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
 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
 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誅。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
 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
 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
 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
 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願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
 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
 治之專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筮。正子淳。元子亦
 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愜。酒
 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

歐陽新志

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去。囊糧而遊。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
 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
 不忤於世。不矜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
 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人。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
 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
 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
 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
 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
 酒意曠。急索畫曰。尙未款。乃捲入榜室。縱筆書百十大酒
 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
 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畫此
 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
 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
 真箇是。酒案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
 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

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為買官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吟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鏤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願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為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於是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界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

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藏書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額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篤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癯。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

所擬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祕異。邇流從源。搜
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
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搏採。秦人不
以漢。先詳贖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
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
解澤擊球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
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減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
起墮地而雙。雖雙。歧疑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計至。號慟無
晷。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
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校讎。雖凌寒源暑。弗倦也。既雙。啞
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
無有問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
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
佛老。迨國家所有。旡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
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釋。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伏轉更。遐
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
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

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鄧雪編。永譽錄。研
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雙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
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
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牧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
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
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
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
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
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
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
於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
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
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
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
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
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尙書乎。曰。獨木不

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賞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郗。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畫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襪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呈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間暇鼻息。踴躍然談笑。大嘖至分夜。而後寢。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庇窰窰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襖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飲

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爾狂走。爲公急難。侯羸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謂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卽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 琇 玉 樞

海寧查孝廉培經。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雪。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

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懼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丐。不謂獲遇明公。貴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羅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放於關河。

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旌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郡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撫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篳路藍縷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嘗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腴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驍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

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巧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勞
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賞。幾至鉅萬。其歸
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言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

耳。先是。舊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
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
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

論置極典。與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
盡出其彙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
簾張燈。珠聲花貌。競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

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
名都。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
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

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
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
峯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於地上。判某日
及草行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
德。尤可謂寔然足音矣。

德。尤可謂寔然足音矣。

虞初新志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儀

康熙庚辰正月二十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
頰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
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
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
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
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
得之。知為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
奉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
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
符二道。並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
費公文詣廟。焚之。歸即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
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二十六日子堂。傳袁生員
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
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
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
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

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二十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日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即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恂悅難信。而樞親見之於城市。中城隍目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涿泗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醮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閱孝子傳

吳書介 茲

閱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慥。不愜於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

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有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護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慥。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祕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日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祕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眇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糲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祕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願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醫不可却。妄出藥塗之。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願安所得活。

殆有異醫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蠶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來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

外史氏曰到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蠶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尙得謂粗蠶哉今世之不粗蠶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者也披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軀

鈕 琇 玉 樓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週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

新闢講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膾二盤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僂僕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雪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

而被許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猶龍子。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履。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於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進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

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不當止羹音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並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起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軼

鈕 琇 玉 樓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潤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潤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以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詬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瑣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鬢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閣。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攜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

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臺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之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惜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盾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細縛入帳。識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

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子。閑館絕遠。羣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滄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隲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闌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駁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嘗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舉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苦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

速走。稍遲半刻。不無與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霧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救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於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一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主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

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涿涿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斃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廟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

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
 巖。黃以祿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
 則周視。德傍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
 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謫貴紳。逮憐州守。許以百二十金
 爲酬。今歸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
 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
 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
 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
 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銀如故。其人
 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
 揮手使去。是時船囊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
 至中途。風雨驟作。熾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
 而崩。驟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何物。但念取此
 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
 月懸。柳外。數聲款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
 置。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壺在船。汝可出
 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壺頭如雪。手昂而上。鑿錫
 傾壺。果皆白銀。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
 鄰止隔簷簷。臥聽之。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

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遠銀。獲
 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
 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
 亦因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
 安而已。

物觚

鈕 琇玉楮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
 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
 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同奏生穹谷山中。鷄能擒虎。蝶
 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圍七立
 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
 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
 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
 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蓄。中則方
 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可能開闔。啟窗而觀。一几
 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
 東坡而俯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

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簾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鬪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舳艫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網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於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濱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為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墜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吾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幸如所請。忠即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盞面鬼。身長一丈有餘。雙角枝牙。毛腋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

釀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於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言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讎。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為。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於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於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浚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

釜飯。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
 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
 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
 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
 頃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
 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
 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
 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為虎
 噬。投擔委衣。殘燕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
 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嘆息。稱婦之賢。
 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
 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
 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
 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
 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
 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為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
 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見。趫然從紙筒躍出。捕
 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貨錢於人。
 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宏泰睹而心惻。命悉
 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篋閃
 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
 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
 為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
 道。而欲據為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僥乎。
 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甚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 □ 伯祥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
 勾當。與州解相諱。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
 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
 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

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求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噴罵曰。懶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炕。上擗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東馬肚。結縛箱。轉臂袖中。刀長二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早兩戶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瀟灑。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施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昔伯弢口授於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南遊記

孫嘉淦場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刑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官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濳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飽繫都門。非所好也。已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遠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為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壺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薄沱。望恆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邴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發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控嗣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略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叢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

之借。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
樓。縹緲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
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
有鄭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
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瀰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
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顯項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
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衛。高交淇瀋。皆經其境。以
入海。府首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
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東
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
徒賣藥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
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未見也。東
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曠。
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
岸桃柳。新綠嬌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
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
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
見一峯甚高。怪古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
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

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
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
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口稅。夫東嶽自有神。所
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
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
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
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因
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爲後
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塔墀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
植。塔墀有碑。其文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
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
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
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
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
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
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真能
測其職。受命於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
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三年

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興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塔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綠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峯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峯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四出。駢植疊累。斂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授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

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欄。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羅棋布。循大行而西。中洲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兗徐灣。環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欄起。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攀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秦

安城如掌大。汝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踰於汝上。出秦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闊。乃汝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曠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千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幹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蒼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洙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

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秦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圯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山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

沫。洶湧澎湃。其猛鷲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為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嘗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難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為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牘餘紅。樹凝濃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蒼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名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東至於秦州。昔韓魏公知秦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

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擬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觀粧。剝節。遂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口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甃。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為淳樸。至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衆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閭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為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

曰羣泉。泉側有石。中裂若罅。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關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關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關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秦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晒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

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踪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翠冠。山爲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嫻。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還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善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

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
 駭焉。使天下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
 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為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
 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
 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
 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
 萬世之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
 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
 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為忠。申生伯奇。其
 父不以為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懟其君。而於天
 又何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
 亭臺。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
 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塔者。南高峯
 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峯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
 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
 石磷磷。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山深
 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峯。
 過坊而西。乃見奇峯。特時流水環岡。洞在山腹。橋當洞口。
 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

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
 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
 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
 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落深秋。亭
 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
 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
 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深山
 無人。林間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
 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壤牆存土
 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
 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壑
 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為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
 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歌焉。次早。復至飛來
 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湖湧金。曉霧成霞。
 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
 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
 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問所謂
 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即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
 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

尙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既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綵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峯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天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

處哭英雄。子墳之南。南高峰也。峯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碎磅留礙。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煙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廳。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遠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橋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

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鱸嘉魚。早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风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為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停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曰鑑湖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兩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

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峰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非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砥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礎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儲峯。其下有廟。為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澈。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為石成渠。以為曲水。崎嶇踟躕。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為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非舊矣。然此皆人為之。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湲。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蕺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蕺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

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蕺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山倒影。上下皆青。出槿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纈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怡。南至鷓鴣原。山勢怪特。峰巒岔湧。密峙駢植。束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峯。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崢嶸。下臨

沉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調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峯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曠。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礙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王初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綠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西至弋陽。有龜峯山。衆峯直起如笋。有青山頭峯。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髮。或頰。或光。如僧。或髮。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澗。櫻欄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峯之巔。下

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西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峯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鶯齊飛。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涉錢塘。湖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劍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閩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淥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績。所出麻絮綿葛。松衫魚蝦米麥。不為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

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蕙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觀澤畔之憔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雲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葱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復巒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插青流泉。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峯。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峯下。謁廟後望五峯。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屋欄若。繪綉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為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聳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

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入塔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水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灘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廻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於此置阨。阨猶關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枒。連峯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峯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峯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跨馬出遊郊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墨彩巖。石紋華麗。巖腹下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

然高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鈞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真人歌。道鉛汞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乘炬進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爲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荔苗土產。蚺蛇山羊。錦鷄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

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囊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竄其然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扁曰。再來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峯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峯。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峯。迴雁為首。嶽麓為足是也。其頗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講長沙守巨溫益逐之。兩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為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

完初講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誦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為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廣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為卑。水吾皆以為狹。非果卑果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

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華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卽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寇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蹇。雉罹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跡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溇河口。入峴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河沃野千里。似燕趙

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湖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其上有所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壩山爲城。壑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南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鎮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鎮。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沔滯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慄。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黠竄。穢難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闊。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稔陵。所謂冥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

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確山。至遂平。有植枏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潛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潛水不流。卽此也。北至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顯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鄭鄆。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臯。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潏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

垣。少室之峯。直起若臺。觀雖無俗。宗衞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巖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屢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間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蘄遼。礪石恆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鄆宿杞。邾沈。虞邢。饒。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攬九州。闡闢華夏。土田肥美。物產

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大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為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峨峩。東抵會稽。是為南幹。岷嶧華嵩。是為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墨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巖。水湄。圖跡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知者之動。其突兀洶湧。如賭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賭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

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還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為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為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臆凡。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所至。隨

筆點染鋪叙。綺麗芊蕪。亦復激昂慷慨。適足以囊括宇宙。開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僅賞其模山範水已也。

虞初新志卷十八

聖師錄

王言

子與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曾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隱乳。其存心皆可以為朝廷。慈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輸值而衝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為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鵬。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鶴。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鸚。弋鴆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洲之驪。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

抱哭之母。深然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蟬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為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聞闈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鵬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與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隊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春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邱。顧敬亭稼圃。傍有雜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燈。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煙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霜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

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其雄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爾。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瘵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鸚鵡

高郵有鸚鵡。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鸚鵡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鸚。而競為詩歌弔之。復有烈鸚碑。衛衛梓巢。鸚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卻之。雄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噪。若相語狀。躡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閉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擣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鸚鵡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塲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鸚巢焉。雌鸚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鸚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鸚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鸚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嗚嗚。其一方哺子。見面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樓燻家養二鵠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鵠詩弔之

鵠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為孝鵠塚云

湯鄰初燒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饋以鵠頸為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鵠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即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鵠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鷄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乘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傾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惚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憫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牽羣雛向前踴躍有似

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過虎忽見雞撲虎腹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象努目斂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搗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桂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峯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

誓。母且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為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為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首擲楸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為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室。椎殺于室中。異日緝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遠。至猴即嚼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窖中。亟捕他丐。鞠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

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適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內。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逼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蕪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遇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丈餘。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

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闖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子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狻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探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含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乘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

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體伏不能起。一夕而斃。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收迴廣園。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懸葦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癩。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屠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蹄土成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待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躄。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竈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僕。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於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嗥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於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倏獵。從騎四出。有畜犬。嗚鳴銜衣。撞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

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弱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潞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為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恆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動鳴。躍不已。勸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動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索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為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為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駭。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僑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遂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響。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暗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

因葬焉。號為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郡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杜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躍以死。人號為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豪驕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躑躅哀鳴。未幾隨斃。

驛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驛。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驛出沒蔓草間。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驛。抵通子人。驛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日擊其事。感之作義驛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割宰。及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糝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始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閩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為鋪中所奪。輒悲鳴。願視不已。至夜銜一綾衾。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鬻燭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傅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簪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惑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殮。德環徒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籩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籩。沈歎其義。遂命折籩終身不復食蟹。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與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擊二屍起。其下一屍

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游。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蓬菴相公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蓋動合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 琇玉 撰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艚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封蓬。張

二十四葉。以象氣。橈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擎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為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詰。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遇遣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巖。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乘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乘曰。實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後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

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其凡貨凡人。濈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陳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關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寶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蛟縮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容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

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賈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也。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繡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賈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氳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綠幘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懸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

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露於番賈。獲貨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虞初新志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論天下七奇者是也。一亞細亞洲。必驚城。悉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闊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圍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二銅人巨像。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

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船。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梯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末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州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銅盤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殞。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

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塲。古時七奇之物。歐邏巴洲。意大利亞國羅馬府營。建公樂塲一。體勢橢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塲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塲相鬪。觀者坐圍圓臺。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塲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鑲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

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櫓。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錨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

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詠菴偶筆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蔽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若爲雷神。

則以柳下惠爾焉。澆我之度量。效臯陶執之而已。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為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為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鱸。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麵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為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鱸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為罷業。及折鍋。下有洞穴。生鱸數百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為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

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囊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剝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焉。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稽雲鄭廣唐。天啟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麟。嚴載。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為首。而朱次之。豈為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暨一旗。

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單於髻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撲其。曾前進門。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襍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官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官。詐云。吾途窮。嚮吾子爲歸。串。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官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自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夫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反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畫。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靚面而達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匾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

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尙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姬

鈕 琇玉樓

宣城高檢討遣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徙。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櫺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請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遣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年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蓬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

事近怪。不躡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姬

鈕 琇玉樓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儼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纏纏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轆轤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響蹙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詮。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發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

法當遠成。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謫。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臘五旬。閑居畫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闔。煥麗曲榭軒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闊。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悶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議。迺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隨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

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寶四者。沈邱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頎而髻。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蟻屋梁。因憶前夢。姑置。爨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觚

鈕 琇 玉 樓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明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絳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跟踏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嚙。生怒爭不已。旣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

念卽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隤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欺御史之衷耳。

吳瓠

鈕 琇 玉 樓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伴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近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灑之。曳冰而走。琇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嘗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

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雒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至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優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僭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球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運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香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釀光鈿影。燈前澗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攏。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香弓。量送爾去。揭駕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薰粘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髻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群彊訝其多。髻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壓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饋。宗伯特以沉香斷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虞初新志卷二十

三儂賢人廣自序

注 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園。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類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樞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刺者耶。然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暝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順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在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

疑懼心。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譁集翫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飲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撤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愉悅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合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識。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并白。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死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頹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繞。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遺。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傾詩。書之氣。

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
 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齊浦令陳寶巨。文瑞令王非。安令疾。與安令宰嶧者死望誤。吳縣令元培。沈賈大廷者死於寇於盜。張正起君仕岳者。皆以直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宛州通判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
 乃桑桑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
 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
 非天縱之者。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
 之中。默爲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橋
 梳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水面。是
 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
 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
 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賊竊殆
 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
 隸入吾室。愕然鳥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
 陽書囊。珍護甚嚴。惟恐飽蠹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
 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

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圍
 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斃。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
 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
 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荆
 州。謁賀惠籓。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
 攬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碧。飲於張鑑
 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駟然據鞍而行。聞
 從人譁。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
 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
 虎坐。嚼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
 人。衆客噤轉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
 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
 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
 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
 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
 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
 余短於目。窮隄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
 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
 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答讀書。焚膏繼晷。以

致損明。此言近經。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咨目。腫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詘於目。而耳倍聰。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睚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媿妻。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禪然落。其二時遲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體。亦可知也。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練臂爲鐵。聽力士佞如虎者。拳張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爾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簞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艤破舟。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權。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冤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簞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屏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

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撒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鷲。霄堦之外。目迷陰。耳轟怒。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喫。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樹。客之饜者。喜並余饜。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梁之寡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盡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罈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摹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問亦取。借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釀之

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壘無騰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芋意。從者報曰。日高起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噓哈。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麻。癡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酌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鬪。搏戰不已。遂薙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畀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鑿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楊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蘆莖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愷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酒星請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狂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菱。姬文之昌歎。近日俗尚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

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流。卽至襪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議。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溲濯。有勸余改作製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首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履。不過數檀。圍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從。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庀板之房。不耐卑庫下溼。又愛短簷淨几。其廳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闌室。幽便。便閱欲絕。又愛舟行。放槩蘆洲。蓼渚之間。率其若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癢。體氣榮暢。卽近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疴。偶爾逢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膏。辛巳午月。賤體忽憶。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

急命温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即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謂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贖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喉牛截。淫一妖孀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化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蓄精爲主。世之愚僧。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

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杜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汎掃。不以煩厥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潯。岳麓。諸子惜余筋力。稅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釀。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枴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刊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遠衣裾。分糝栗與之。各壓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荷二兄。讀書畫園。後爲買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

衝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崑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為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九。為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入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為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棹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為。通余之所為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為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為嘯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壁阮傳人。乃以介人為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倚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爾衡擲漁陽鼓。君陽出而歌冠。短袖為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菓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誦。恐

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鈞。與夫頃刻花邊。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亂仙。尤極靈響。即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悻悻。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應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峯。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聽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慧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呀注。符應立呈。樗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干戈以求貝。則為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

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醴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俚僂乎靡所聘。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誡。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類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吾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悉兒肉囊衣植。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蠢俗。故一以冲舉飲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惜人之閼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祕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坐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

客。龍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都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倏余。余初亦喜聞其倏。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敍語。余幼隨家人往。果與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傲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煖。煖。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啞。嗷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

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偏仄動與世懟。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嘗讞得宗人財。祖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若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觀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蠟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桌。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探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屏屏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快快。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眞贗各半。囊負抵舍。家人意其貴重。敢視之。確確然皆邛上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獮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薰人怒。卒吹賊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

狴者。客難余曰。子才之不踐。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置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諱首則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贖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善。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囚於羑里。司馬魑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贖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倖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操。應童子試。甫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注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曾石霞先生令嚶。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靈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儔者。奉余爲

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喑。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厥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下。而奪。奪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濼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謔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將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翻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僑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

欲。割我以刃。而官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雙湖山塚。已崩墮。幾出狸首。類人無過而簡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轟政墓。側姊嬰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臺土。而封。出故碑。而重勒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汗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蕭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侈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愠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款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汗之去郟也速。疏發。追無及矣。余爲隱語。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

余方童卯。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鑿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藻。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除禳耶。今後但為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為驚濤怒擊之文。但為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為整牙棘齒之文。但為依傍離闈之文。不復為開疆鑿嶂之文。但為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為丈夫柴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為碎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闈。日與麴生者為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為時文。若科目。可且暮擢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為何物。可以關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物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為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劉啟謝曰。价風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嵐野性。

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活。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為待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為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為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蠅。久甘嚙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為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達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翻為奇遇。夔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靡而去之。若將漢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為不蠹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為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為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瘞體釀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為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慙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

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聽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嚶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孀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實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譙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俯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閩。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鳩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醜醜逢邁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連滅。有顯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齊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有

若寫生。無不頤解。己酉客上筓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侏傑。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安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樸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賂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貨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借王過客司李東蕪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閣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蔽歎。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賴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祕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啟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

一爲中書段玉美。一爲給諫薛衡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毫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階前。諸同事並啟分贖。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寫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暢。鏗鏗。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撒筆長嘯。自壞已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儻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拊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子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得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微辭。崔實之答議。因議以寓興。崔駰之迷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搗志。揚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

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自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觀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劓難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唱。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驚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哉。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祕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瓶。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尤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會通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尙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懷清心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威廳。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翻翻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剝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書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清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鴉兒吹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蕭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放捧盥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執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湯灑灑衣香滿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閉數里入夜而擲笛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下爲首沙願次之鄭顛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蕪水煙凝碧迴光驚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淋漓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瀾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鼗擊鼓踴躍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挑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製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棹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

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
 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入者。謂之
 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
 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
 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過有佳客。任其留連。不
 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願也。從良落籍。屬
 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諺所謂娘兒愛
 情。搗母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
 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
 之喉。接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
 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
 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
 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歎。而愁。設阱者
 之恆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
 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

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
 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
 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
 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
 託鶯歌喚客聲。舊院馬二 惜別留歡恨馬蹄。勾欄月白夜
 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權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

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
 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
 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萬錫 琵琶舊曲新詩歷。教坊樓衣垂白

感湖湘。開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娘。鄭安娘。列朝詩選中。 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
 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檢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
 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輝煌。秦淮絲肉中宵發。

玉律拋殘作笛細。以上皆傷今吊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
 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浩翁云。解作江南斷
 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上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

楷裝以雲鸞標帶貯以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
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
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
斗兒徐爾爾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
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
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
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
縹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
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
和談詞爽雅無抹脂脂郵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
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娘
祭江二齣悉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
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
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閒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
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
有尹文者色豐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
守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

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
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
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
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合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
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
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
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
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
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視
席磨礮糜蕪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實
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
甚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
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
三知己則懷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
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
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
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
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

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歲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園。媚日以金錢投瓊。余中否。及榜發。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灌仙。寓葦柱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韓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桐。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閨房。江上

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兒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一番歌。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嗶嗶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聽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醜觀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資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詭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生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娘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

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勸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誦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羅。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速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鷲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奏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然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

城方澤蕙堂中。願登塲演劇爲余壽。從此權幟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翼。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事。客有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緣箋勸盈。盈箇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百。盡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中翰王武之郎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柳傳奇行於世。

董白字小苑。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

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遍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緣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草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僕夫瘡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細盒金釵擲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候門

卜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菜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諸謙。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卜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簫築。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廬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

剪就黃繩食入道。攜來綠綺訴輝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視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頰而白。如玉。筋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摧琴斂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幸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閩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王。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粉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閨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隨。槎枒老樹。遠山絕。礪。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

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漢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泆。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顧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香館里。華門圭竇。風月凄凉。屢爲健兒僮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鬢霧鬢。顛悴可憐。猶撥琴而鼓。彈別風離鸞之曲。如猿吟鵲啼。不忍聞也。余說內聊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白。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沙才美而麗。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皮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番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剗其半面。嫩歸阮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灑灑如春月柳。澹澹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

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頭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搆黨煽權。携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畫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冀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孝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雲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隴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

粉搯墨痕。縱橫標跌。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竊家滅。

王小大生而詔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競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為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錢遠侯介弟也。挾成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容皆極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躑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為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詔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於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為一

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絕治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泥。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歸。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身。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慳。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隱之。擁致樓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橋。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

壼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
一。臺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諧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
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
一嬌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帳巾。不去手。武公益
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禡。強有力。以三
千金啖其父。誓以歸。武公悵。遂娶焉。傲也。香君後爲安
廬兵備道。擢月赴任。寵帶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
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
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
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
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
繡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
寇溺。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
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
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
知拈韻。能吟詩。然嗜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
之。貯以金屋。如李寧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
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

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
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
之飄零也。既從揚州。其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
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
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
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
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
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
芳魂。以上組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
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鬢絲管。以及
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馳。垂楊影外。片玉
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
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
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
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
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

轉。盡飲。俾畫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敲其頭上。麻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容。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闔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煎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

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華出花面。殘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漸恨。逼求奇方。酒削得美。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壓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擲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多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背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煎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資鉅萬。性豪侈。自奉甚

大坊。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碧。每
 處。如。山。來。刺。珠。繡。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輪。巾。鶴
 舞。舞。袖。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
 事。業。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羣。姬。兩。散。一
 子。然。與。備。巧。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
 門。一。因。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
 者。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
 者。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
 此。遂。乃。其。家。繼。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
 厚。因。曰。君。向。有。非。食。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
 孽。精。神。謝。田。花。園。是。某。自。造。非。飲。產。也。林。公。唯。唯。厚。贈
 之。遂。盡。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
 晉。書。紀。賣。地。獨。為。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
 謝。者。乞。為。奴。騎。呼。豈。虛。也。哉。
 兩。人。社。葉。松。風。閉。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
 黛。更。長。嬌。嫩。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儂。之。扮。張。鳳。兒。娘。張。燕。筑。扮。寶。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
 丁。儂。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

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秦歸來。白鶴。如。不。勝。黃。髮。顧
 瞻。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伴
 狂。沉。瀟。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
 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
 豔。瑜。上。為。參。軍。楊。也。
 柳。敬。亭。秦。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
 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
 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
 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
 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
 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開。遇。余。僑。寓。宜。隄。軒。猶
 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
 克。威。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
 趙。李。垂。簾。閉。戶。夜。入。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
 開。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
 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
 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圖

顧寄與掃眉。非沉瀾。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樂。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感尋遣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避鷙是刺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為楚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申戲。檀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勝讀三昧。江樓皆柳。柳者柳。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

藥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揮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持。暴繫吳歌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救書司李李慶。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嬰。惜備。

愛書。愛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倏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言不醉。時李王中秋之際。延蘭盞開。置酒高會。黃蘭叢。

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髮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爾叢買其餘。勇尚與翼侯。裕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遼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聞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

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未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

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藥府銷。

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畫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槩巧具。殼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譏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鬪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殼釘核春滿槩。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攪分樓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襲鈔稗。金走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82

112337

